

有华人的地方

· 珍藏版 ·

就有龙人的作品

# 天 秦

龙人 / 著

④



非外借



龙人 / 著

# 天 秦



④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灭秦:全10册/龙人著.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

2017.10

ISBN 978-7-5568-3105-0

I. ①灭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3764 号

灭秦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50

字 数 1572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105-0

定 价 498.00元 (全10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74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一章 | 决战霸上 ..... | 1   |
| 第三十二章 | 正面迎敌 ..... | 25  |
| 第三十三章 | 宁氏禅道 ..... | 49  |
| 第三十四章 | 舍己救郎 ..... | 71  |
| 第三十五章 | 鹞鹰传音 ..... | 98  |
| 第三十六章 | 错的代价 ..... | 122 |
| 第三十七章 | 亡命剑道 ..... | 147 |
| 第三十八章 | 瞬间彻悟 ..... | 168 |
| 第三十九章 | 复国大业 ..... | 191 |
| 第四十章  | 无法弥补 ..... | 214 |

## 第三十一章 决战霸上

刘邦却想到了虞姬：“声名固是如此，而美人又何尝不是？美人的容颜固然娇艳美丽，可是百年之后，还不是一堆白骨？”他心中宽慰着自己，但是这一番相思，又怎能说忘就忘？

卫三公子看得二人沉默不语，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迟疑片刻，这才悠然道：“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话还有一点道理的话，那还犹豫什么呢？就让我们马上行动吧！”

他的目光遥遥锁定百步之外的得胜茶楼，仿佛看到了一张刚毅中略带狡黠的脸，那脸上横过一丝玩世不恭的味道，似乎是向自己发出近乎无言的挑战。

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呀？为什么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难道说前世我们就是宿敌，一切恩怨都要在今生了结？”卫三公子这么想着，同时将大手缓缓地按在腰间的有容乃大上。

有容乃大是一只铜器，长一尺六寸四，铜头有小小圆孔，风从孔中穿过，可发出慑人之锐啸。据说此铜为问天楼神兵，几有通灵之能。当卫三公子的手与之相触时，它似乎感应到了主人胸中的杀气，发出了几不可察的轻吟。

闻杀气而兴奋者，当为凶器，而有容乃大无疑是凶器中的残兵，所容之物，除了敌人的鲜血，还有自家主人的无限杀机。

与此同时，百步之外的纪空手似乎感应到了这兵刃发出的暴戾之气，眉头在不经意间轻跳了一下，只有一下，却让他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心惊。

楼外一片静寂，天上密云满布，如此沉闷的气息，压得人心头几欲窒息。

“你说的这个‘他’究竟是谁？他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”红颜打破了这片沉闷，问道。

“当然大有关系。其实今日一战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我发起的一场复仇之战，为的是报大王庄一役从背后而来的一剑之仇。”纪空手笑了笑道，“所谓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我虽非君子，但还不至于对一些仇恨如此看不开。其实我真正的用意，是想演一出戏，而这场戏的观众，就是项羽！”

“项羽？”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，谁也想不到纪空手要等的人，竟是项羽！

项羽与纪空手之间的恩怨，在场每一个人都深谙底细。忆及当时樊阴，只为一争红颜，项羽不仅以流云道真气致使纪空手患上心脉之伤，而且穷追不舍，连派门中数名高手一路追杀，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梁子。可是任谁都不会想到，纪空手心中想到的救星，就是项羽，难道说在他们之间，已经摒弃了过往的仇怨，转而联手对付刘邦？

看到众人眼中的疑惑，纪空手淡淡笑道：“是的，我要等的人，就是项羽。他不是我的朋友，只是我的一个敌人。但现在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这就是我利用他的原因。”

“这个计划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，在这计划之前，五音先生放出登龙图下落的消息，其意是想让卫三公子与韩信成为天下人的公敌，让他们为了这一张图纸而疲于奔命。但是我们显然低估了卫三公子，事实上他在大王庄一役开始前，就已经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是以早已留了退路，失踪了三月之久。”纪空手的每一句话出口，都显得极为缓慢，似乎留给了每一个人思索的时间。

“这无疑是非常明智之举。这三个月的时间，让他等来了刘邦的大军，

也使他可以将登龙图顺利地交到刘邦的手上，可是他们却没有料到，项羽在大破章邯统领的秦军之后，从函谷关进入关中，速度之快，令人不可思议。”纪空手缓缓接着道，“但是我与五音先生分析了天下大势之后，早在两月前就料到了刘邦会在这个时候进入关中，所以我们精心设下了一个局，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布置来引起刘、项之间的反目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！”

红颜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淡淡的笑意，眼眸中深凝着一丝女儿痴态，以近乎崇拜的眼神欣赏着纪空手极具自信的风采。在她的身边，每一位知音亭高手都静静地听着纪空手的每一句话，虽然他们的年龄远大于纪空手，却对他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感到心悦诚服。

“以刘邦此刻的声势，唯一可以克制他的就只有项羽，因为刘邦的军队虽然独立，但在名义上还是依附在项羽的大旗之下，两方在实力对比上还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在近两三年内，刘邦不敢公然与项羽反目。而刘邦此人，心思缜密，深谋远虑，深得项羽器重，倘若贸然出击，离间刘、项之间的关系，一旦不成，反而被动，所以我和五音先生几经算计，认为刘邦唯一的弱点，就在他与问天楼的背景。身为流云斋斋主的项羽，如果确认刘邦与卫三公子之间有所瓜葛，他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！”纪空手的推理极富理性，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听得众人暗暗点头，有恍然大悟之感：“是呀，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？”

“但是——”纪空手眼芒扫射全场，沉声道，“以刘邦的心计，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，否则关于他与问天楼之间的关系的传闻已经流传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何以项羽至今仍未发作？这就说明刘邦已经深得项羽信任，单凭空穴来风已不足以让他失信于项羽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项羽亲眼目睹刘邦与卫三公子联手的事实。”

“所以你就以自己为饵，安排了今日霸上的决战？”红颜似乎有些明白了似的，微微一笑。

“是的。能将卫三公子诱到霸上，又要刘邦派兵支援，这两件事情似

乎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，若这两者缺少其一，都不可能成为他们联手的证据，是以唯有以我为饵，才能促使他们来合力对付于我！”纪空手说完这些话的时候，整个人充满了自信，他相信只要自己亲自出马，无论是卫三公子，还是刘邦，都没有凭一人之力拿下自己的把握，而自己无疑已是这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他们当然不想放弃这个除掉自己的最好机会，形势迫使两人必然联手，这样就自然使传闻变为事实，成为让项羽生疑的证据。

“然后你就派人通知了项羽，让他来欣赏这出好戏？”红颜道。

“我不知道项羽会不会亲自前来，但以项羽的性格与为人，他断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，所以我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流云斋的人出现，可我相信他们正在不为人知的暗处，洞察着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。即使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看到刘邦与卫三公子联手的事实，我依然留了一手，那就是刚才的这一帮人都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一切，他们都是江湖中人，不用三日，这里的事情必然会通过他们的口舌传遍整个江湖，到时也由不得项羽不信。”纪空手的嘴角泛起一丝邪邪的笑意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他这一着看似无用的棋，却竟然蕴含了如此深意。

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过来纪空手何以会花这么大的力气召来这一帮江湖二三流角色，这固然有惩恶扬善之心，而他真正的用意，是想借用这些人的嘴，成为一种厉害的攻击武器。

“所以，这一战的目的既然达到了，我们就应该按照计划撤退。”纪空手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已深深地陷入敌人重围之中，要想突围，谈何容易？

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丝毫不惧，便是身有伤痛的“乐道三友”，亦显得战意勃发，大有与敌一拼的气概。只有红颜眉尖一皱，隐隐现出了一丝担忧之色。

她的担忧不无道理，就在咫尺之遥的楼外，就在这方圆一里的范围内，不仅潜藏了问天楼的无数精英，而且还有三千神射手正虎视眈眈地准

备发出他们犀利的攻击，虽然她相信自己情人的能力，但是她也同样相信凭他们这几个人的实力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的。

这是否意味着纪空手太冒险了，而且走错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棋？

看着吹笛翁他们斗志昂扬的样子，纪空手真的有所感动，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红颜脸上的表情。

“我们绝不会死在这里，而且更能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，因为我们有土行！”纪空手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正如张良所说，他是一个多情的人，而一个多情的人，他会珍惜每一个朋友的生命。

他话音一落，土行便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这附近的土质不算太硬，只是要挖一里长的地道，还是花费了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所幸不辱使命，便请各位移动尊驾吧！”

这显然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，虽然他们不怕死，但只要有机会能够好好地活下去，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然后他们便到了楼下的灶房里。得胜茶楼的香茶一向是用井水来泡制的，所以灶房里面就有一口以石板砌成的深井，土行挖的地道入口正好就在井壁中间，沿井绳而下，他们就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下突围而去。

就在这时，楼外突然传来一阵沉浑的声音，从百步之外传来，却似就在耳边响起。

“纪兄不是一心想要卫某这条老命吗？如今卫某来了，何以还不见纪兄出来一战呢？”

谁也没有料到卫三公子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众人闻言，霍然变色，无不将目光转到纪空手的脸上。

“你们快走，我先出去挡上一阵。”纪空手不慌不忙地道，脸上全无惧色。

“可是以你一人之力，又怎是卫三公子的对手？”红颜急得直跺脚。

“我纵然不是卫三公子的对手，但他若要杀我，也绝非易事。假如实

在不行，我大可施出见空步逃命。”纪空手笑了笑，他不想让红颜为自己担心，虽然他心中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但他必须留下应战，为众人逃离留下足够的时间。

“若我们一个都不走，与他们拼上一拼，未必就没有机会！”吹笛翁显然看出纪空手留下无疑是凶多吉少，不由请战。

纪空手表情严肃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答应过五音先生，要让你们都平平安安地回到他的身边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一人遭到不测，我纪空手只怕终生都会留下遗憾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绝不会让你们去冒这样的风险！”

纪空手转过头来，深深地看了红颜一眼，道：“若是无缘，你我从此不见；若有缘，你我总有相聚的那天。我始终相信，你我不仅有情，也有缘，所以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的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红颜美眸中的点点泪花，心中一动，却转过头去，终没有回头，大步向楼外走去。

他之所以没有回头，是不想自己的心中多情。因为多情的人，又怎会是无情的卫三公子的对手？

以无情对无情，才是他唯一可以与卫三公子抗衡的条件，他心中清楚，是以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无情。

他的背影如一道移动的山岳，正向茶楼的门口挤迫而去。楼外的天空是如此的阴沉，密云压城而来，天地间的距离被压缩得异常紧密，无风的空间中，空气如死一般凝结。

“啪啦……”一道如魅影般的闪电凭空劈下，照得天地一片煞白，随之而来的是隆隆雷声，竟然掩饰不住纪空手那形如战鼓的脚步声，任何人都从中感到了那种无限肃杀的惊人战意。

在这一刻，每一个知音亭的高手都感到了自己的眼眶一片湿润，仿佛看到了神迹，而不是人。不过他们相信，即使纪空手是神，也是一个多情多义的神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足以让人感动的人格魅力。

唯有红颜显得是那么冷静，仿佛与她先前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不知为什么，纪空手说出的最后那句话不仅深情款款，同时也给了她强大的自信，因为她至死不渝地坚信，在他们之间，不仅有缘，更有情！

“撤！”她终于迸出了一个字的命令，等到她最后一个跳下井壁时，禁不住深情地回头一望，身后却是一片虚无。

纪空手的人已在楼外。

他在楼外的那一段寂静无声的长街之上伫立不动，他在等待，如一个忠实的情人般等待着卫三公子的出现。

风乍起，吹起一地的黄叶，如蝶儿翻飞，跳起肃杀般的舞蹈。天空的黑云依然压得很低，低得让人的心几乎喘不过气来，那种秋天的昏黄之色一片浑浊，绝不是闲庭信步间可以欣赏的景致。

纪空手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细线，目光便像利刃般富有穿透力，划过了这天、这地，最终锁定在这条长街的尽头。那一头蓬乱而显出张狂个性的长发毫无规则地斜披着，随着秋风轻飘，油然而生一种超然的傲气，便像是风雪之中傲立雪岩的一株生机盎然的苍松。

他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却生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。虽然他不知道卫三公子的所立之处，却无时不刻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。

也就是说，就算他闭上眼睛，封住耳朵，只要他的心处于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，就可以从这空气的异动中捕捉到对方的一切动静。

秋风依然是那般伤感，落叶依然显得那般无助，就在一瞬间，纪空手的眉心突然跳动了一下，带动了眉梢的掀起，就像是一道闪电划过，使得他的眼睛陡然生动而富有灵性。

的确生动，生动得足以让人心悸。那突然射出的眼芒紧紧地锁定在一条悠然出现的人影上，如影随形，再也不肯离开半寸。

眼芒在虚空中悍然相交，顿时闪现出如电光般刺刺作响的感应，一闪即没之后，这空气依然沉重，沉重得似乎让人承受不了。

天地间，似乎便只有这两人的存在。

然后，纪空手便看到了有容乃大，那支杀人无数、暴戾无比的残兵之器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极具张狂的兵器，如此充满着个性，散发出一种魔异之力，与它主人的心境紧紧结合，使人心胆俱寒。

远远看去，那支短铜虽然无锋，却比有锋的兵刃更寒百倍，随随便便地横出虚空，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势紧紧迫来，似乎要止住人的呼吸。

这人，这铜，无一不充满邪性，但这邪性邪得古怪，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慑人魂魄的大气。

“踏……踏……”几乎是不约而同的，就在人们以为这天地又复宁静时，他们却迈出了有力而极富节奏的步伐，相对而行。

如此有力的动作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清风的流动，看似极缓的步伐，却让他们在刹那之间缩短了相对的距离。举重若轻的感觉，动静之间的对比，似乎在这一刻演绎至极致。偌大空间里多出了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，使得他们同时感到了对方紧紧追随的压力。

人在十丈之外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止住了脚步。

纪空手再看卫三公子时，只觉得那瘦小的身躯，无处不存在着力感与刚猛的气势，沉稳如高山峻岳，无人可以小视。整个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阴寒之气，通过对虚空的渗透，令你不断地产生抗拒与惊怕，不断地提醒着你他的存在。

而卫三公子却生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之怪异，让他吃了一惊！他怎么也想不到纪空手明明就站在自己身前的十丈之地，何以自己竟然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？

难道说这三个月来，纪空手对武学心道的领悟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年轻人的天赋与潜力就太令人可怕了。

这也更坚定了卫三公子的必杀之心！

“纪兄，别来无恙？”卫三公子胸中杀机无限，脸上却淡若云烟，丝毫不动声色。

“卫先生如此称呼在下，在下可不想就这么被你叫老了。对我来说，男女之乐乃人生大事，亦是最幸福的一刻，还没尝到就与先生同辈为伍，岂不可悲？”纪空手微微一笑，语带调侃，似乎想借此减轻心中愈来愈强的压力。

“我之所以称你为兄，别无他意，纯属尊敬。在我看来，人之老幼实乃天数使然，前辈后辈，也仅是江湖中人的一个称谓，不足以显示一个人的实力。而纪兄人虽年轻，入道又晚，但放眼天下，敢于将你不放在眼中者，只怕寥寥无几。我自问自己绝非狂妄之人，是以尊你为兄，实乃心中敬仰之故。”卫三公子似是有意吹捧，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，确实对纪空手有所忌惮，是以此话出口，倒十有八九出自真心。

“若非深知你我底细之人，听了先生这一席话，只怕还以为你我乃是故友重逢，可是谁又想得到，顷刻之间，你我就要以命相搏？”纪空手道。

卫三公子笑了一笑，突然眼芒一闪，直射过去：“在我眼中，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、充满血性的，更有一种让人心动的激情，但是不可否认，他们缺乏一种理性的思维，是以我从来都认为他们会对我构成极大的威胁。可是这一两年来，江湖变了，年轻人也变了，我所认识的几个我认为可怕的年轻人当中，你应该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哦？”纪空手惊奇地问道，“承蒙夸赞，愧不敢当，但纪某倒想知道，与纪某一起受到先生赏识的人中还有哪几位？”

“流云斋斋主项羽，名列五大豪阀之一，又贵为楚国大将军，虽然至今还未称王，但却是少数几个可以争霸天下的权势人物之一，与他齐名当不至辱没了你。”卫三公子道。

“此人声名之盛，远非我所能及，先生将我与之齐名，实乃高看了我。”纪空手并不为此而得意，淡淡笑道。

“第二人当是沛公刘邦，不论其功力如何，也不论他是否懂得排兵布阵，单是他能容别人所不能容之事，能忍别人所不能忍之人，这份胸怀，这份大度，已足以让人心服。”卫三公子道。

“此言果然精辟，一语道破此人的厉害之处。在我看来，刘邦远比项羽可怕。”纪空手想到昔日的交情，想到刘邦利用自己的手段，心中一痛，却不得不承认卫三公子所言俱是事实。

“还有一个人，是你的朋友，也是你的仇人，他虽然武功不及你，心计亦稍逊你一筹，但他能识时务，也能无情，凡事理智而冷静，可怕的程度未必在你之下。”卫三公子虽然没有明言，但纪空手一听即明，却黯然无语。

能让卫三公子欣赏的人，绝对不是好相与之辈，而这三个人，都是纪空手今生最大的敌人，无论他最终是进则争霸天下，还是退则独隐山水之间，与这三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了断。

“但是在这几个人之中，我还是最欣赏你，因为在你的身上，依稀可见我当年的影子。”卫三公子轻叹一声，仿佛忆起了昔日的自己。

他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，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，也曾有过潇洒不羁的举止，也曾有过张扬狂放的个性，但是随着自己肩上重担一天天地沉重起来，为了复国大业，他只有收敛自己，隐忍不发，并因此忍耐了数十年的光阴。有的时候，他也曾想：“自己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牺牲了个人的一切，这种代价是否值得？”但这个念头总是一闪而过，也许只有到了今天，当自己的理想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之后，他才感到自己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

可是他的青春，他的感情，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一去不返。留给他的，只是一生的追忆与遗憾，这也许就是有得必有失的道理吧。

纪空手听到卫三公子的这声叹息，这才感觉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个老人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卫三公子从来都是以强者的形象出现，谁又可以想到在他的人性中也有脆弱的一面？

“但我绝对不是从前的你，因为我比你有情，比你有益，懂得在这个世上除了权势之外，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。”纪空手淡淡一笑，他突然间明白了张良对自己说过的一些话的意思。他之所以不同于项羽、刘

邦，不同于韩信，是因为在他的人性中还保留着最纯真的东西，并不因为自己生于乱世而自暴自弃。

卫三公子的眼中闪出一丝懊恼之色，却没有马上发作。不知为什么，当他看到纪空手时，心里总为对方阳光般的气质感到一种莫名的嫉妒。

“可是你却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你本不该约我在霸上一战，换作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还有活命的机会，但在今天此地，你将会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而付出应有的代价！”卫三公子冷哼一声。

“我承认自己作错了这个决定，只是我明知它是错的，却还要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让项羽得到刘邦与你联手的证据。”纪空手笑了，他相信就算是卫三公子如此城府之人，也未必算得到自己真正的用意。

这无异于一记晴天霹雳，给了卫三公子一记当头棒喝。他其实一直在猜测纪空手约战霸上的原因，按照常规，霸上既然成了他与刘邦的地盘，纪空手约他在霸上一战，无非是让他毫无顾忌地前来赴约。这样的话，他既有问天楼的人马，又有刘邦军中的兵力可以借助，可以稳操胜券地将纪空手这等强敌除掉，这样的好事，他当然不会放过。

纪空手显然看透了卫三公子的心思，所以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，设下这么一个圈套。一旦项羽真的掌握了刘邦与问天楼联手的证据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卫三公子这数十年来的心血将会付诸流水，前功尽弃。

卫三公子想到这里，心中的怒火与震惊几乎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，他的白眉倒竖，微微颤抖，眼芒如火，恨不得将纪空手烧成灰烬。

“你的用心好毒！”卫三公子咬牙切齿地道，“你这么做，几乎毁了我一生的梦想！”

“你可以去实现你的梦想，但要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。否则，你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！”纪空手冷冷地道。

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你这个算盘打得如此精细，我十分佩服，可

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个阴谋得逞的。”卫三公子近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，却知道纪空手的计划肯定有效。因为谁也不敢保证，此时此刻，项羽没有在霸上安插耳目。

“是吗？那我们就等着瞧好了。”纪空手淡淡一笑，抬头望天，“现在是秋天，可是还有雷雨将至，这似乎有些反常，也不太可能，但是我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这空中划过的电流。”

卫三公子微微一愕，似懂非懂，看那阴沉的天色，有一种诡异之感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中精芒暴闪，陡然大喝道：“可惜的是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担心你没有这个命去等去瞧了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长街两边的一段木墙霎时爆开，木块激射，瓦砾飞闪，便像是一堆拥有巨大能量的火药点燃了引线，发生了猛烈的爆炸。本已沉闷的空气陡然激活，气流疾涌，狂风大作，一时间肃杀无限。

卫三公子没有动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狰狞的笑意。

纪空手也没有动，只是他眉间紧锁，灵台清明剔透，四周环境内的每一种声音，由呼吸而起的风声，微不可闻的虫蚁爬行之声，夹在风中的刀声，以及杀气渗入虚空之音，他在同一时间内都用心感到和听到了。

动的是三把剑，四把刀，还有一支如电闪般划过虚空的箭，这些兵器飞舞空中，天空似乎乱成了一片，但乱只是一种现象，它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静立长街的纪空手。

兵器绝不会自己动，就算它是上古神兵，是通灵之物，如果没有它的主人赋予它生命，注入激情，它只是一个不动的静物。

它动，只因为它的主人在动，那一个个从碎木乱流中迸裂而出，如幽灵般在虚空中晃动的人影，其实早在卫三公子与纪空手说话之间就悄然进入到预定的位置，等待着在这一刻爆发出手。

纪空手早就知道这一切的发生，就像他早就知道暴风雨迟早会来临一般。他已经早有准备，所以当对方的第一把剑，第一个人破出墙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冲天而起，轻啸一声，反而向其中的一堵墙壁强行破入。

逆流而进，蹿动的气流呼呼直响，侵入肌肤。这些突然现身的杀手个个都带着势在必得的决心，出手狠辣，不留退路，等到他们挤入长街的空间中，却惊奇地发现自己锁定的目标竟然不见了，便像是淡化于空气之中一般，奇迹般地消失了。

他们在行动的刹那间，都感到有一阵清风与他们擦肩而过，风儿轻柔而快捷，轻快得让人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，等到他们一剑刺空的时候，突然明白那不是风，那只是纪空手飘忽于虚空之中的影子。因纪空手的举动令人匪夷所思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会是纪空手。

这很像是每一个人在童年里经历过的游戏，三五个孩子商量着要去吓唬另一个孩子，便藏在暗处，等待着这个孩子走到他们的面前，然后突然装着鬼脸，跳将出来，希望能将这个孩子吓得半死。可是当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后，那吓得半死的人却往往是他们，因为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早已洞穿了他们的把戏，所以就带了一张恶鬼的面具，看看究竟是谁吓倒了谁。

这些人当然不至于像这几个孩子一样吓得半死，但心中的惊骇的确不小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纪空手会从他们的来路而去，而且一去之后，再无声息。

正因为无声、无形，才会让人心中生惧，只有这样，对手才无法揣度其人会在哪一个方位发出致命的攻击。面面相觑之下，这些人无不转身，凝视着纪空手刚才挤入的墙洞。

“轰……”就在这些人一怔之间，一团充满劲气的球体突然从墙洞中射出，便像是数十斤火药在片刻间引爆，千千万万的锐气如劲箭般向外狂泻。

这不是压缩的空气，也不是凭空而生的狂飙，狂涌而出的是一道凛冽无比的杀气，更有一截肃杀无限的刀锋。

空气竟似在这一刹那间全都凝住了一般，压力之大，一切寂静，但这静的时间太过短暂，如白驹过隙，一闪即没。

然后便传出“叮……叮……”的刀剑进击声，一连串的脆响急促得让